

葛晓音 钱志熙 编

1K 825.6
G38
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葛晓音,钱志熙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

ISBN 7-301-05700-8

I. 陈… II. ①葛… ②钱… III. 陈贻焮-纪念文集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2501 号

书 名: 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

著作责任者: 葛晓音 钱志熙 编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700-8/Z · 0079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8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3.875 印张 350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陈贻焮先生和
林庚先生在一
起(50年代)



陈贻焮先生为
解放军战士讲
课(197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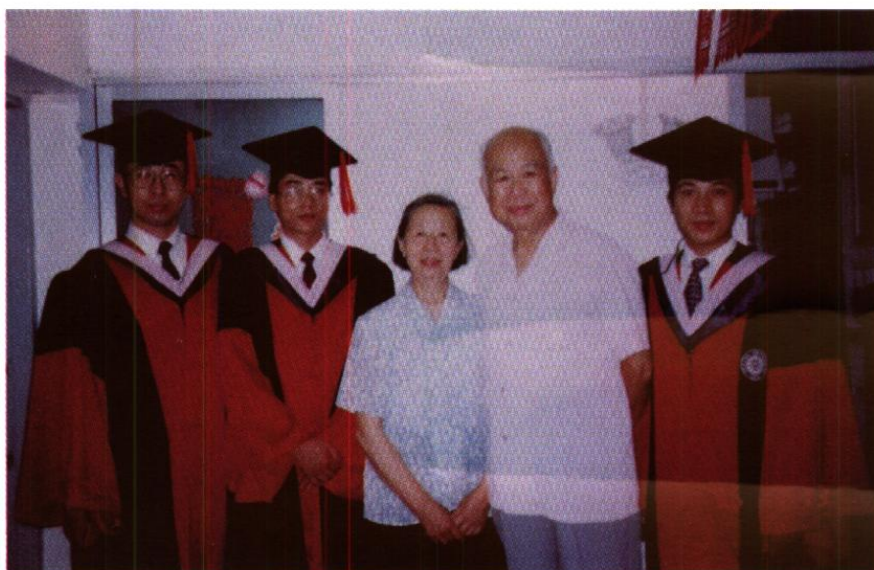


陈贻焮先生与
他指导的第一
届硕士生葛晓
音(左二)、张明
非(右一)和美
国博士生柯素
芝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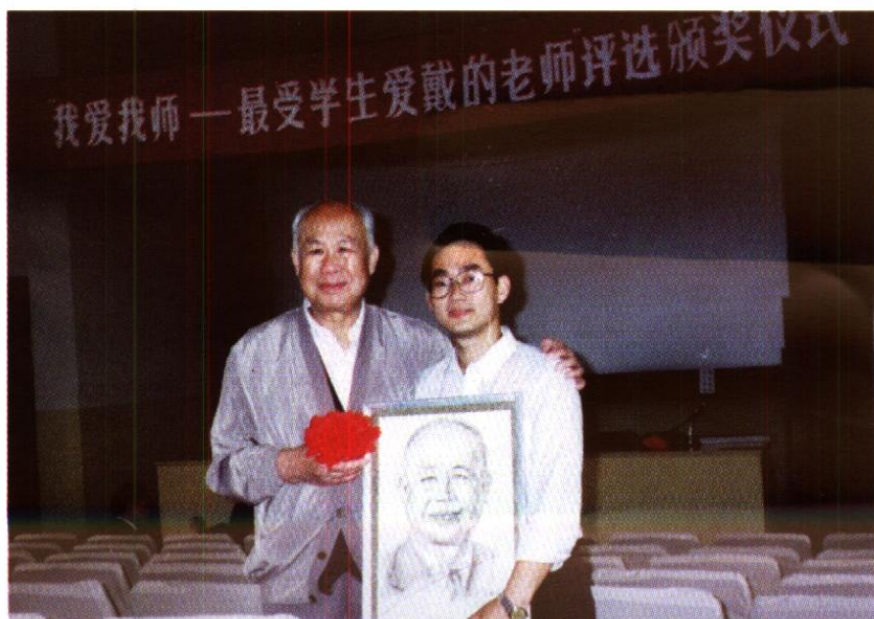




陈贻焮先生在
学术研讨会上



陈贻焮先生和
夫人李庆粤与
他指导的博士
生钱志熙(左
二)、吴相洲(左
一)、杜晓勤(右
一)在一起



陈贻焮先生被
评为最受爱戴
的老师，右为
他的博士生张
宏



陈贻焮先生在工作



陈贻焮先生全家，左二为女儿陈友庄，左三为夫人李庆粤，右一为儿子陈蓟庄

藝植辛勤心計年千紅萬紫映林泉英
 松任山心
 醉芙蓉老
 遂令訪之溪石有舊蹟芙蓉樓外雨滿之
 冒雨借諸親友乘車訪舊蹟
 登樓千里眺平蕪
 隔縣家山初上得之轉瞬日昇懸塔頂前與將
 罪孽分貴全為登聖寺所居層樓之轉觀旭日
 高懸遠方塔
 華世聖取愧為賢侶昧諸
 郎當踟躕扣憶苦老知金經宵之絮語無意
 眠惜履屐多恨少在忙與與未伴才久歸
 人弟家青翠映江津偶逢紅葉挑愛艷
 姊妹扣依淨女娃笑面一心盼孫子心先三朵是
 金花點良以信老寧輕再結伴滿洲冰岸雪
 禽啼夕陽近市風光似別依湖岸散菊綴秋色
 新寧山棹船溪水清之豐水彭夢中愁思淡引種未
 明紫輝將離後掩淚辭親友感北
 下玉溪旁巧構屋樑心月樑山色映窗閑墨壺水
 靜聲繞屋奏笙簫團蔬蔬長鏡深甘醴底掃經
 霜霜送吳公今喜諸郎千里至蓬筵煮酒煮茶宣
 堂吟嘯買渡已侵岸乘風下洞庭打船子浪白映
 水一螺青
 今古記湘雲
 標五秋漁漁省歌標作十首
 陳貽焮年未八月於松任開周周

陈貽焮先生书赠友人的墨迹

目 录

纪念文章

忆大师兄一新先生	唐作藩(1)
怀念贻焮先生	严家炎(4)
怀念大师兄	袁行霈(7)
在朗润园静静的一隅	
——记陈贻焮先生	谢冕(10)
惜笋人期竹千尺	
——悼念一新师	孙静(14)
宽厚仁慈的长者 广博精深的学者	
——忆一新先生	张少康(17)
怀念贻焮先生	陈铁民(25)
学问与童心	
——忆念一新先生	周先慎(29)
质朴 勤奋 诲人不倦	
——追思陈贻焮先生的几件往事	段宝林(33)
怀念一新先生	马振方(37)
我眼中的“性灵派”学者	
——纪念陈贻焮先生	夏晓虹(40)
吊陈贻焮先生文	入谷仙介(46)
一新先生的道德文章	卞孝萱(48)
追思陈贻焮先生	程毅中(51)
春风吹面咏而归	
——忆一代学术名家陈贻焮先生	刘乃昌(52)

心如赤子笔凌云

——记贻焮兄 蔡厚示(55)

怀念贻焮先生 郁贤皓(58)

逸气清风

——记陈贻焮先生 林东海(62)

絮语忆尊宿 人间留挚情

——纪念陈贻焮先生 陈允吉(69)

缅怀陈贻焮先生 林家英(77)

道德文章两峥嵘

——痛忆贻焮师 张忠纲(80)

辘川流波寄深情

——缅怀陈贻焮先生 师长泰(86)

昆明湖雨丝

——哭陈一新先生 蔡镇楚(91)

哭陈贻焮恩师 毕宝魁(95)

永远的怀念

——悼念陈贻焮先生 周义敢(97)

永远的微笑

——纪念陈贻焮先生 顾 农(103)

忆陈贻焮先生 朱明伦(110)

师友

——忆一新师 林继中(113)

永远的忆念

——深切怀悼恩师陈贻焮先生 崔海正(115)

缅怀陈贻焮先生 韩成武(119)

永怀陈先生 蒋 寅(121)

缅怀陈贻焮先生 朱则杰(123)

随一新师驾游巴蜀 宋 红(129)

我不懂得的一新先生 孟 泽(139)

龙虎山犹紫朗咏,斯人去伴少陵魂

——忆陈贻焮先生在龙虎山 胡迎建(142)

追思·····	李连庆(144)
一新先生和我家的情谊·····	徐 娟(146)
诗的心(组诗)·····	周绍昌(151)
与贻焮兄同窗的日子里·····	谢甲武(155)
冠盖满京华 斯人独憔悴	
——沉痛悼念陈贻焮先生·····	陈玉龙(158)
追思病中轶事 永志手足深情·····	陈贻炜(159)
大哥,您安息吧 ·····	陈贻照(162)
大哥,我永远怀念您 ·····	陈贻烈(165)
交谊逾半纪 风义感平生	
——纪念姐夫陈贻焮教授·····	李庆苏(168)
安息吧,大哥 ·····	李庆淦(181)
难忘的记忆·····	陈友庄(186)
深深地怀念您——我的大舅·····	李 卫(192)
忆干爸——陈贻焮教授·····	刘 欣(195)
陈大爷·····	耿 评(198)
感念恩师·····	张明非(200)
难忘师恩 永记师训	
——怀念恩师陈贻焮先生·····	葛晓音(207)
湖畔的思念	
——忆恩师陈贻焮先生·····	钱志熙(217)
诗与情的生命·····	朱 琦(225)
修竹摇翠镜春园·····	朱 琦(231)
忆陈贻焮师·····	兰 翠(235)
十年师生缘	
——纪念给我学问和快乐的一新师·····	杜晓勤(237)
仁者的心	
——追思恩师陈贻焮先生·····	孙明君(253)
我心中的菩萨·····	吴相洲(257)
言不尽意的怀念·····	刘 宁(260)
忆恩师二三事·····	张 宏(268)

通新旧之学 达古今之理

——论陈贻焮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 葛晓音(273)

光辉的楷模

——缅怀陈贻焮先生的杜诗研究…… 张志烈(294)

读陈贻焮先生的书…… 朱明伦(299)

陈贻焮先生的学术研究和诗词创作…… 钱志熙(302)

少陵功臣非公谁

——敬悼陈贻焮先生…… 莫砺锋(308)

湖湘文化与陈一新先生之杜甫研究…… 蔡镇楚(311)

仁义之人 其言蔼如

——评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 刘 宁(319)

朝花夕拾忆说诗

——重读陈贻焮先生《论诗杂著》…… 臧 青(326)

诗歌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先师陈贻焮教授的诗词创作…… 钱志熙(336)

《梅棣璠诗词》浅论…… 刘梦芙(357)

文章唐正学 人物楚先贤

——《梅棣璠诗词集》读后…… 袁第锐(369)

注《梅棣璠诗词集》数首…… 刘 咏(372)

我和陈贻焮先生的一段诗缘…… 王 澍(377)

挽诗、挽词(以收件时间为序)

马积高 葛晓音 王 澍 卢永璘 熊 鉴 周裕锴 钱志熙
袁第锐 周祖谟 刘 征 陶先淮 张桂生 陈贻燮 周笃文
蔡厚示 刘庆云 林家英 熊东遨 吴在庆 李野光

唁电、唁函选登(以收件时间为序)

尚永亮、王兆鹏 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 刘国盈、廖仲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暨古代文学研究室、《文学遗产》编辑部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南京大学中文系 南开大学中文系
陈尚君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系 广西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山大学中文系 武汉大学中文系
苏州大学中文系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河南大学中文系
中国韵文学会暨《中国韵文学刊》、湘潭大学中文系 中国杜甫
研究会、河南诗词学会 松浦友久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秘书处
罗宗强 周勋初 章培恒 姚奠中 袁世硕、张可礼、张忠纲
张文勋 王水照 周先慎 张锦池 佟培基 林从龙 熊礼汇
赵敏俐 王兆鹏、尚永亮 陈伟强 朱晓进、张中 郁贤皓
黄天骥 李剑国、张毅 刘学锴、余恕诚、孙文光 詹福瑞
韩经太 张颐武 陈顺智 王国钦 孙静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秘书处 徐朔方、吴熊和 湖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
董国炎 陈贻燮等 曲永生等 小华 叙杰 唐天民等
卞孝萱 王拾遗 刘征 蔡厚示、刘庆云 林家英 陈允吉
刘乃昌 潘兆明 胡大浚 胡大雷 徐志啸 万光治 侯孝琼
张中 陈振寰、沙灵娜 韩理洲 杨恩成 张国光 王英志
刘明华 孙玉文 刘志伟 王长华 刘文刚 中共新宁县委、
新宁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县政协 中国韵文学会、南京师大古
代文学学科(钟振振) 王运熙、杜立羊 周祖谟、吴在庆
王启兴、张虹 高桥良行、高桥允 毕宝魁 赵逵夫 顾农
黄进德 文达三等位 中国王维研究会(师长泰) 西安联合大
学中文系 熊鉴

挽联(以收件时间为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幅) 教研室 众弟子 中华诗词学会
钱志熙 北大中文系 77 级文学专业 首都师大中文系
邓小军 袁行霈 李庆苏 刘文忠等 莫砺锋 严家炎等
霍松林 王国钦 褚斌杰 林从龙 傅光 刘乃昌 张桂生
陈毓罍 刘人寿 侯孝琼

有关理丧文字

讣告

陈贻焮教授生平

陈贻焮教授主要著作
遗体告别仪式简讯
骨灰安葬仪式致辞
墓碑文
追思会纪要

忆大师兄一新先生

唐作藩

和大师兄一新先生相识始于 1954 年秋我自广州中山大学调来北大之时，我们一见如故。因为我们是同乡：他是新宁人，我是洞口（原属武冈县）人，同属湖南邵阳地区，我们交谈多用乡音。而且嫂夫人李庆粤大夫，与我是武冈洞庭中学同学。李大夫和我虽同庚，但 1942 年我考入初一时，她已念初三了。不过她弟弟庆苏在洞庭只比我晚一个学期，我是春季入学，他是秋季入学，在校期间就熟悉了。高中毕业后 1948 年秋同时报考大学。我考入中山大学，他考上北大中文系，解放前夕参加革命，后来调去南京工作，但我们之间的信息一直是沟通的。还有，我的三妹作纯和妹夫“文革”后在湖南洞口县第三中学任教，而一新兄的三弟貽照同志是该校党支部书记。他们住在同一单元的正对门。八十年代家母常住在作纯家，那时陈伯母也在貽照同志府上，因而两位老人也相识。所以我与一新兄的关系非同寻常。

五十年代中期北大中文系的年青助教很少，一个教研室不过一两个。一新兄是我们同辈（解放后毕业的）中年龄最长的（他 1947 年已考入北大，后曾因病休学两年），他的学识也最广博专深，为人豪爽耿直，富于交谈，乐于助人。所以我们都尊称他为大师兄。

我与一新兄虽不同行，他攻古典文学，我学习汉语史，但并未影响我们的密切往来，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他住镜春园 82 号东屋（和吴组缃先生同院），我住朗润园 175 号西屋（与王力先生同院），相距很近，经常互相串门。那时候他们把已退休的李伯母接来住在一起。我们交往更多了，都喜欢吃米饭、辣椒菜，说家乡话，备感亲切。我妻子当时尚未参加工作。我家老二燕民和他家小宝蓊庄同于 1956 年

出生，小宝小4个月。李奶奶（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李伯母）常用小孩竹车推着小宝到朗润园175号来玩，我妻子也经常推着燕民到镜春园82号去串门。遇上家中做了什么家乡特产，总是互相让尝尝，或用碗端过去。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现在回忆起那段交往来，还历历在目，犹如昨日之事。

1958年我家搬到中关村，先住在平房162号，后移至43公寓302号。我们两家往来虽然少些，但从未间断。“文革”后，李伯母由庆苏兄接去了南京。大师兄乔迁到朗润园12公寓201室，我们走动串门更少了。但我喜欢到未名湖去散步，几乎每天早晨都去，九十年代初以前，经常在湖区遇到大师兄和李大夫。他总是主动招呼我，坐在湖边的椅子上闲聊，无论文学、语言，天南地北，社会新闻，国际形势，兴致所至，什么话题都有。而且经常是大师兄发表宏论，我洗耳恭听，受益良多。八十年代初、中期，大师兄正在撰写《杜甫评传》，他曾跟我畅谈他的写作乐趣，也倾诉过他的艰辛。他还谈到要创作一部关于杜甫的小说的计划。他既是位杰出的文学史家，又是个很有成就的诗人。有时兴致来了，他给我朗诵自己新近创作的古典诗词，不仅文辞典雅，蕴含丰富，而且平仄、用韵都合乎格律。我们还常常一道绕未名湖走一圈，有时他坚持要送我到东南门外，然后他们伉俪返回朗润园。

大师兄与我交谈的内容还有一项少不了的，那就是彼此每次回湖南探亲后的经历和见闻（包括品尝到哪些家乡风味）。记得最近的一次：1991年夏我85岁的老母病重，6月下旬我从湖北温泉我们方言实习队队部告假赶回湖南洞口探视，7月初母亲病情比较稳定，我就返回了北京。不料8月29日又接到母亲病逝的加急电报，我又急忙回湖南奔丧。丧事办完后，三妹作纯约我到三中她家去住几天。那次我在貽照同志府上见到了陈伯母。她老人家比我母亲还年长一岁，但身子骨硬朗的多：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对我母亲的去世表示哀痛。陈伯母很了解一新兄与我同在北大中文系共事多年，让我转告一新兄和庆粤嫂夫人：她很健康，不要惦念。她还问起小宝的近况。我回京后，即向大师兄和李大夫汇报了这次回乡之行，特别是见到陈伯母的情况。他们很高兴，还进一步询问一些细情。

九十年代后期,大师兄的病况愈来愈严重,我在未名湖畔已很难遇见他了。他只能坐卧在床上治疗、静养,系里通知大家不要去打搅他。但每年春节那天,我一定去给他拜年。大师兄到晚年,记忆力愈来愈衰退,但见了我,总还认得出来。没想到自去秋以后,大师兄的病情加重,于11月19日,刚刚度过他的76寿辰,就霍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令人痛惜不已。

我今移居蓝旗营,但我仍然经常清晨走到未名湖畔去散步。不仅这儿环境优美,空气新鲜,使人留连,而且可以睹物思人,怀念我们的大师兄。

2001. 4. 21

怀念贻焮先生

严家炎

从我进入北大中文系当研究生的时候起,就听青年教师们常常提到一位“大师兄”,他就是陈贻焮先生。后来自己留系工作,也跟着别人这样称呼他。其实,贻焮先生比我大将近十岁,应是我们老师辈的人物。他1947年就进入老北大国文系,因病休学过一段时间,院系调整后毕业,五十年代中期已有《王维诗选注》等著作出版。只因他待人热情,和善真诚,没有架子,大家都喜欢他,也就这样亲切地称呼他。而他童心未泯,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呼。

五十年代后期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先是“反右派”,接着又是“双反”“拔白旗”,然后是“反右倾”,随即是批判“人性论”和进行“教学检查”。有些不幸者就在这一系列运动中倒下了,没有倒下的其实也是伤痕累累。陈贻焮先生自律甚严,坦诚“向党交心”,常作自我剖析,但他严守一条:从未批判或伤害过别人。他和游国恩、林庚先生等老一辈专家一样,也是个心胸敞亮、正直诚实的典型的老知识分子。尽管到了“文革”中,他因曾经写过一两篇历史题材小说而不免受到冲击,但他仍然心无芥蒂,做一切事都尽心竭力。即使在从事体力劳动方面,也毫不偷懒。他本有腰椎间盘突出症,不宜过重操劳,但1969—1971年在江西鲤鱼洲期间,他总是承担最繁重的任务。那时的劳动经常是夜以继日,有一次凌晨一两点钟还在运砖,我亲眼见到他半途休息之后无法站立起来,我劝他撂下砖头算了,他却仍然勉力坚持,顽强拼搏,硬是把几十块砖运到了目的地。那种精神,不能不使我感动。

1957年起,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中,中国高校的生活秩序一直极不正常。教学活动经常受到干扰和冲击。教师职称晋升工作则长期陷于